

来生，等我，
陪你再跳一曲狐步舞……

民国风月
未跳完的

狐步舞

施立松 著

在这里，民国不是一个朝代，而是一段爱情……



纷乱的时代
必有划破青史的红颜悲歌
率真的年代
必能滋生荡气回肠的爱情

爱恨倾城 风月无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风月：未跳完的狐步舞 / 施立松著. —杭州：
浙江文艺出版社，2012.10

ISBN 978-7-5339-3470-5

I. ①民… II. ①施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 215021 号

责任编辑 鲍 娴
装帧设计 一 知
责任校对 许红梅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民国风月：未跳完的狐步舞

施立松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邮编 310006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字数 168 千字
印张 7.75
插页 4
印数 1-6000
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470-5
定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爱的无解方程式

——周瘦鹃与周吟萍

周瘦鹃与周吟萍的爱情,最终,只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。

柔风细雨的江南,是滋生爱情的温床。十八岁的姑苏才子周瘦鹃暗恋了。他爱上上海务本中学校花周吟萍,一位活泼秀美、风姿绰约的富家千金。周吟萍豆蔻年华,善唱昆曲,《牡丹亭·游园惊梦》诸折,均能朗朗上口。在务本中学一次联欢演出中,台上的周吟萍生动俏丽,风华绝代,周瘦鹃一见倾心。

少年情事,总是怯怯。周瘦鹃幼年丧父,家道贫困,虽在文坛小有名气,但他的内心是自卑的,“记得城南花巷里,疾心日日伺秋波”。伊人放学回家的小巷,徘徊着他守候的身影,她家门前、学校门口,也闪动着她羞怯的眼神。三个月后,被爱的风帆鼓胀得发疼的心,促使他鼓起勇气提笔给周吟萍写信,信里措辞谦和,却难掩殷殷情意。信寄出后,他坐立不安,辗转反侧,夜难成眠,怕唐突了佳人,又怕石沉大海。三日后,她回信了!拿着粉红色的信笺,他的心像春风吹绿的林地,蓬蓬勃勃开了遍地的紫罗兰——紫罗兰,那是她的最爱,她的英文名(Violet)——这些盛开的紫罗兰,直到他生命终结,都不曾在他心中凋谢。

两人开始长达六年的书信往来,他们谈《礼拜六》周刊,谈

昆曲评弹，谈周瘦鹃翻译的高尔基小说。他写动人的诗词、美文、情笺，他亲手种植紫罗兰，把她的窗户和阳台装点得花团锦簇。爱情的种子在她回第一封信时，就深潜在她心灵的土壤里，六年的风花雪月浇灌，已长成参天大树。他们山盟海誓，私定终身。他们以为，他们用青春和爱排列的方程式，只有一个解，那就是，有情人成眷属。可是，天不遂人愿。她的家人发现了他们的恋情。

她家数代经商，家道殷实，而他，只是个穷书生。这样的恋情，怎为世道所容？她父母坚决反对，不由分说地把她嫁给指腹为婚、不学无术的富家子。

周吟萍饮泣过，挣扎过，反抗过，哀求过，可无济于事。最后，她同意结婚的条件是允许周瘦鹃参加她的婚礼。她偷偷托人带信给周瘦鹃：坚贞共矢百年心。她以为，他会懂。

周瘦鹃参加了她的婚礼。婚礼在教堂举行，新式婚礼，在当时是摩登的。周吟萍身着洁白婚纱，却面无喜色，眼神飘忽，似在找寻什么，她的双手不停地轻抚浅色丝手套，无比爱怜。只有周瘦鹃知道，那是他送她的。那一刻，他珠泪滚滚，他痛恨自己无能，眼睁睁看着心爱的人成为别人的新娘。悲愤忧伤憔悴损，他恹恹而病了。

婚后，他们又开始书信往来，也互赠寄托相思的礼物，周吟萍的姊妹们自告奋勇充当“青鸟使”，每得片纸只字，他们都视为瑰宝。

在中国式的爱情里，女方已嫁，男方未婚，这样的爱情是无解的方程式。

一年后，大龄青年周瘦鹃也奉母命成亲了。结婚那天，周吟萍前来观礼，从不沾酒的她喝了满满三杯。第二天，周瘦鹃

收到她的信：昨晚我去了剧院看《黛玉葬花》，为林妹妹狠狠掬了一把同情泪。那种心酸和苦痛，他不难揣度。他的心，也是苦涩的。

两年后，她怀孕了，却没有初为人母的喜悦。她在写给周瘦鹃的信里说：想当初家里逼婚，我也曾几次三番抵抗，然总没有效果，后来退一步想，我譬如寄居此间，保持清白，以后慢慢再作道理，一年工夫，居然被我挨过了！而你却与人结婚了，这也不能怪你，我深悔不曾向你明示。

原来，婚后周吟萍并不曾放弃爱情，“记得葳蕤经岁守，灯前仍是女儿身”，结婚一年，她竟然还是女儿身！这一年里，她身上始终揣着一把锋利的剪刀，她就用这一把剪刀，捍卫自己的贞洁，守护自己的爱情。她希望不久的将来，夫家一纸休书，赐回她的爱情。周瘦鹃的结婚，粉碎了她对爱的信心，绝望中，她坚守的防线土崩瓦解。生下孩子后，她不愿与富家子同居，只身到南京去谋职。

劳燕分飞，爱情却没有熄灭。

希腊神话中，爱与美之女神维纳斯，因爱人远行，分别时晶莹的泪珠滴落到泥土中，来春开了一片紫色的花，这就是代表永恒的爱和美的紫罗兰。从此，紫罗兰成为周瘦鹃



周瘦鹃主编的《紫罗兰》

爱情生活的物化和象征，他不顾妻子的感受，一生低首紫罗兰。他建紫罗兰庵，供紫罗兰花盆于案头，办《紫罗兰》刊物，用紫罗兰色墨水写文章。每当春秋佳日，紫罗兰盛开，香气逼人，他便痴坐花前，在花香花影中回味他们的缠绵往事。他还写大量的哀情小说，如《此恨绵绵无绝期》、《遥指红楼是妾家》、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等等，主人公都是他的紫罗兰——周吟萍。朋友抱怨，说：“弥天际地只情字，如此钟情世所稀。我怪周郎一支笔，如何只会写相思。”他们哪知，他的胸中尽是断肠辞，他和她的爱情，只合那四个字：刻骨铭心。

恰当的时间遇到恰当的人，那是天作之合，可造化却喜弄人。多年后，他的夫人去世，而她已守寡多年，他以为，上天终于眷顾他们了，让他们再续前缘。佳人迟暮，才子白发，再牵手，也是一段美景。万万没想到，周吟萍一口回绝，她说：年华迟暮，不想重堕绮障。真正爱花的人爱一切美。她知道，他是一个爱美成嗜的人。年轻时不能在一起，人老珠黄，老朽对坐，彼此像一堆熬干煎尽的药渣，那是何等煞风景，今生不能在最美好的年华与他相守，就等来世吧。

晚年的周瘦鹃隐居苏州，闭门谢客，他常戴一顶鸭舌帽，墨镜遮面，在紫兰小筑莳花撰文。他没能逃过那一场劫难，被张春桥点名批评为“玩物丧志”，紫兰小筑被夷为废墟，紫罗兰践踏遍地，他的心碎了。一天深夜，紫罗兰庵里一口幽深的古井，收容了他孤寂的心。

上帝从男人身上抽走肋骨，捏成女人，来填补男人缺了口的胸膛，于是有了爱情。古往今来，爱情是一道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，无解的，最凄美。



独爱你曾经沧海桑田

——卞之琳与青林

那时，二十六岁的青林第二次婚姻也将走到尽头，黯然神伤中，幸有文学给她的安慰。她是典型的成都女子，皮肤白皙、娇小玲珑，犹如一朵让人赏心悦目的玉兰花。当年，她从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，因酷爱文学，又到上海戏专进修。她写过不少短篇小说，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。但现实中的爱情婚姻与文学作品中的相距甚远，两任丈夫都背叛了她，她的心千疮百孔，再也不相信感情与婚姻，只在文字里燃烧自己的柔情与忧伤取暖。

作为《工人日报》副刊编辑，青林时常要向名家约稿。这次，她约的是她崇拜的偶像、鼎鼎大名的诗人兼教授卞之琳。她有些激动，特意修饰了一番。许多年后，她依然记得那天，卞之琳一身银灰色的中山装，戴着镀金边的眼镜，温文尔雅，脸色却苍白憔悴，神情凝重，如他的诗一般沉郁。卞之琳看到她时，眼里忽然一亮，闪过几许惊讶，但很快就黯淡下去，若有所思地低头沉吟，久久不语。她怕打搅他，起身告辞，只听他用浓厚的苏北口音轻轻说：“辛苦你了，路这么远！”

“青林”，这是她发表小说时用的笔名，她原名叫青述麟。当时她还不知道，年近不惑的卞之琳正饱受失恋煎熬，暗恋十

六年的爱人结婚了,新郎不是他。他对朋友说:少年失恋,容易补全,中年失恋才真悲伤。

十六年前,在北京大学沈从文的家中,卞之琳邂逅了苏州名门张家四小姐张充和,一见钟情。那时,张充和刚刚考入北京大学,漂亮端庄、热情大方,会唱昆曲,爱好文艺,还写得一手好字。



青年卞之琳

从此后,张充和的身影就萦绕在卞之琳的心中,挥之不去。但诗人内心柔软如水,纯洁如玉,虽热情似火,却像含羞草,始终不敢向张充和表白,只深陷在单恋的温柔泥潭里,患得患失,时忧时喜,不能自拔。他曾因在年轻人中不写情诗而受到闻一多当面夸奖,为此,他只能将满腔汹涌奔突的爱情变成一行行晦涩难懂的诗句,伊人不懂,世人不懂。而其实,在卞之琳的生命地图上留下过的深深浅浅的雪泥鸿爪,都与张充和有关,有心人不难体会到:办完母亲丧事后即往苏州探望张充和,编辑诗集《装饰集》题献给张充和,寒假前往重庆探访张充和。新中国成立前夕,张充和嫁给了美籍学者傅汉思,去了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。十多年的刻骨爱恋,像一颗朝露,美丽剔透,却只化为一缕烟岚,让人伸手也握不住午夜的梦寒。心碎了,伤痕累累,海水洗得尽人间的烟尘,但洗不去他对张充和的爱,曾经沧海难为水,他从此不谈感情,甚至决定终身不娶。

卞之琳看青林第一眼,心头一颤,她的瓜子脸、杏仁眼,清秀雅致,一袭天青色的旗袍外披一件玉白小坎肩,身段婀娜多姿,颇有几分像张充和。他的心顿时激荡起来,但他很快又明



张充和

白，张充和走了，再不会回来，他的心一点点沉下去，悲伤浮漫上来，淹没了他。面前坐着初次见面的青林，他知道即使出于礼貌，也要说点什么，但悲伤使他说不出话来，等到青林告辞出门时，才不无愧疚地道一声辛苦了。

青林定期上他家中取稿。慢慢地，他们的谈话内容多起来，笑容也自然起来。成都女子特别温柔体贴，后来，每次去，青林都主动帮他拾掇房间，卞之琳也跟她谈起十四行诗和英国文学。他们单独相处的时间从开始的十分钟不知不觉变成一小时。渐渐地，青林知道他和张充和的情事，她喜欢他的痴心专情，读懂了他刻骨铭心的爱，卞之琳也体会到她的痛苦，怜惜她的遇人不淑。两颗心靠得很近了，心中情伤的坚冰也开始融化了。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，避谈感情，各自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。七年一晃而过。这一天，是青林上门取稿的时间了，她却并没有来，第二周她仍然没有来，卞之琳坐不住了，打电话问，她生病住院了。他匆匆赶到医院，看到青林憔悴虚弱的面容，刹那间，卞之琳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接青林出院时，卞之琳在给她的手稿里放了一张纸条：独爱你曾经沧海桑田。当年国庆节，他们结婚了，卞之琳已经四十六岁，满头华发生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们纷纷前往祝贺，杨绛还带去相机为新婚的他们拍照留念。照片里卞之琳笑容灿烂，满脸洋溢着幸福，不管曾经对张充和的爱恋多么炽热，此刻，青林已成为他心头唯一的风景。

婚后，他们住进了北京干面胡同东罗圈 11 号社科院的单位公房，房子不大，但青林布置得很温馨。青林辞去了报社编辑职务，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，她用更多的时间照顾卞之琳。幸福而平实的生活更容易出成果，卞之琳很快出版了《哈姆雷

特》译本，高水准的翻译赢得了业界的盛誉，译本短短两年就重印了两次。不久，他们有了女儿，卞之琳给女儿取了一个和青林一样美丽动听的名字：青乔。年近五十得女，他视若掌上明珠。他亲自下厨房做女儿爱吃的红烧肉，深夜冒着鹅毛大雪给女儿买《红灯记》木偶，为了女儿的健康，他还戒掉几十年的烟瘾。他们虽然没有年轻人的浪漫情调，但是日子过得平和踏实。青林几乎放弃了文学创作，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卞之琳的家庭“煮妇”。每天中午，青林提着一兜菜匆匆回来“择洗烧”，看着卞之琳和女儿津津有味地吃完，满心里都是幸福的味道。



卞之琳与青林

“文革”时期，卞之琳属于“陪斩”之列，不准搞学术研究，靠边站，挂黑牌，扫厕所。后来又被“发配”到河南息县“五七干校”，但他从没绝望，他知道家中有妻女翘首盼他归。从干校回来后，卞之琳开始养花，他在家里的阳台上种了一棵丁香，每年4月的一天，他都亲手摘一束丁香花，插在青林的发髻上，祝贺她的生日。这棵丁香树后来从阳台移到楼下院子里，每年春天，就会开满紫色的小花，淡淡的清香飘满整个院落，像他们的生活，平凡平淡，细细回味又清醇温馨。

20世纪80年代，青林身体不好，经常头痛，吃药的效果也不好。卞之琳每晚都给她按摩头部，直到她入睡。诗人按摩水平虽不专业，但是很认真尽心，每天晚上坚持按摩半小时，从未中断。将近一年，青林的头痛病好转，诗人的按摩生涯才告一段落。

张充和回国了，她应邀到北京参加汤显祖纪念活动，她又上台演一出《游园惊梦》，尽管已垂垂老矣，可扮上妆容，台上一立，她仍是袅袅娜娜，水袖轻轻一甩，便赢了满堂彩。卞之琳坐在台下一隅仰头看她，看着她唱《皂罗袍》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……”她清冷的声音一字一句敲入他心里，他好像嗅到了风里丁香花的味道。他突然想起要回去给青林做按摩了，女儿的功课也需要他辅导。她未唱完，他已匆匆离席赶回家中。

1995年夏，青林因病去世。卞之琳无比痛苦与悲伤，他怎么也接受不了青林离他而去的事实，整天“一屋灯光，捧着个茶杯”，一个人自说自话：你怎么先我而去了呢？连续一年多，他都闭门谢客。五年后，他随她而去。他与她都远了，乃有了鱼化石。



爱是一生的信仰

——罗隆基与王右家

民国美女王右家与罗隆基的离婚和结婚一样惊世骇俗。

1943年春，“陪都”重庆，战火笼罩下的歌乐山，仍然夜雨巴山、春意盎然。一天傍晚，王右家装扮一新，准备外出与丈夫罗隆基会合。这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她在墨绿的旗袍外披上一件驼色风衣，这件风衣，是罗隆基送她的生日礼物，衣上还留着新衣服特有的清香。正要出门时，她的好友杨云慧找上门来，泪流满面地讨要她写给罗隆基的情书。惊愕之余，王右家还是淡定的，一如她一贯的优雅从容。她知道丈夫的情书就放在书房书橱第二个抽屉里，只是她和他曾有约定，婚后要给彼此空间，对女人们写给丈夫的书信，她并不在意，因此也从不翻看。

她知道丈夫罗隆基是优秀的，且英挺潇洒，颇有女人缘，但她相信他，相信十余年如一日的鹣鲽情深，不是那些莺莺燕燕可改变的。她拉开抽屉一看，顿时大吃一惊，抽屉里整整齐齐摆列着一封封粉色的信，信封上还编了序号和时间，短短一年多，杨云慧居然给他写了近百封信。王右家有些惊慌失措，再顾不得矜持，颤抖着从中抽出一封，信笺是精美的薛涛笺，还有淡淡的清香，只看了几眼，她便花容失色。她万万没想到，

他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

她流着泪一封封读下去，那感觉不啻于死囚默读自己的判决书，那些情意绵绵的字句像一把锋利的匕首，一刀一刀把她的心切成碎片，痛得她几乎窒息。她曾经为他众叛亲离，为他辗转南北，饱受世人讥讽，她以为他们会相爱相惜，一生一世，不离不弃。

十二年前，二十岁的王右家貌美如花、时尚知性，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成归国。在一个时尚沙龙上，王右家遇到了意气风发、风流倜傥的罗隆基，甫一见面，两人就一见倾心。罗隆基是最早点燃清华园“五四”熊熊烈火的战士，先后留学英美获政治学博士学位，又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。火热的政治激情、出色的口才、渊博的学识，一下子虏获了王右家的芳心。而罗隆基同样被王右家吸引住了，她如火的青春，如花的笑靥，还有那丝绸旗袍掩不住的异国风韵，都让他深深着迷。他在写给她的求爱信上说：“你这么青春、美丽，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，使得千千万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彩、赞美，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，平添生气……”这些话，像一粒火种，点燃了年轻奔放、激情如火的王右家的灵魂。她不在乎他尚未与妻子离婚，更不顾及家人的强烈反对，也不理会朋友的当面讥讽，义无反顾地与罗隆基同居了，并跟着罗隆基远上天津，辗转北平，风尘仆仆，不辞辛苦。在当时，女子与人未婚同居，是惊世的，与有家室的男人同居更是骇俗的，王右家的父亲因她任性而疯狂的举动，一气之下跑到关外，至死都不原谅她。不久，罗隆基与发妻张舜琴离婚，王右家也撕毁与未婚夫的婚约。

民国时期，罗隆基是多方政治势力拉拢的主要对象，他也



在各方间游刃有余。抱得美人归后，罗隆基志得意满，同时担任两家报纸的主编、社长，住两所房子，开两部汽车，领两份薪水。蒋介石邀他上峨眉山，周恩来请他一起吃饭，王右家始终不离左右。婚后，王右家和罗隆基的生活是甜蜜而美好的，人前人后，他都亲切地称她“骡子”。罗隆基在南开大学授课时，还带着王右家去听课。凭着“闻弦歌而知雅意”的聪明才智，王右家很快成了沙龙女主人，还得了“通天教主”的诨号。一次，在重庆，王右家跟罗隆基一起出席公务活动，一个记者有意刁难她：“王小姐，你的信仰是什么？”王右家笑吟吟地说：“是爱情，爱是我一生的信仰。”

而今，言犹在耳，爱却已不堪！她留下了三封重要的信，其余悉数物归原主。没有哭闹，没有责问，她悄悄离开了。那份毅然决然，一如她当初不管不顾投向他的怀抱。在她的心里，爱情是神圣的，不能背叛，不容亵渎。她曾笑称自己是人生的叛徒、家庭的叛徒，这一回，她竟然要做爱情的“叛徒”。

王右家断然抽身走后，偌大的屋子里转眼就剩下罗隆基孤零零一个人，他懊悔伤心，到处追寻。她跑到成都，他追到成都；她逃到昆明，他追到昆明。她却始终不肯面见他，甚至因为他在转机的机场等着，她都不肯走下飞机。他写信百般哀求，甚至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从中说和，也没有留住她离去脚步。他饱蘸深情和忏悔写就的《无家可归》，其中有“她是坐飞机走的。如今我望着天空就害怕，云彩中仿佛有无量数的她在望着我似的”。“生离苦于死别。最爱的人死了，你绝望了，你的心也就慢慢地放下了。你知道没有再见的希望了。你的最爱的人不告而别地走了，那一线再见的希望，那一种追踪而往的念头，那许许多多的幻想，那一切自己责备自己



王右家

的内疚,真叫人难以忍受。”“老妈子来拿钱买菜。一个‘菜’字,马上叫我回想起来她喜欢吃什么菜,她喜欢做什么菜,她每日怎样调配菜。她知道我喜欢吃什么,并且总要为我调配一两样菜。这些念头又叫我心头发酸。我想告诉老妈子,凡是以引起历史往事的菜都不要买。但是我软弱得说不出话来。我不知怎样说。我凝凝地望着老妈子出神!”罗隆基又立下誓言说“法律上固未离婚,精神上永不离婚,无论你离开多久,我永远洁身自爱,待你归来”!这让许多人读后歛歛不已,却仍然没能打动王右家,让她与他见上一面。后来,她干脆不声不响地先去印度,后赴英国,完全消失在他的视线里,直至最后协议离婚。



与罗隆基“一生相爱，别无所求”的梦破碎了，但王右家仍愿意相信爱，相信爱情依然美丽纯粹，依然会有永远。美貌永远是女人最受用的名片。离婚后，王右家虽已人到中年，但风韵犹存，追求她的人还很多。离了婚的王右家又嫁人了。这回，她嫁给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前夫唐季珊，成了他的第五任太太。有人嘲笑她“老大嫁作商人妇”，更有刻薄的媒体笑称她为“王又嫁”。她淡然一笑说，爱情并不是文人们的专利，商人也可有爱情，只要相信爱，每一个季节都有花朵盛开，我相信季珊历尽沧桑，更懂得爱情婚姻的真谛。婚后，她随唐季珊迁居台湾。他们在台北郊区山顶上买了一座别墅，琴瑟和谐，生活富足自在。很快，他们又成了台北上层社会的名流，王右家又成了神采飞扬的沙龙女主人。爱情让她像一架茶藤，蓬蓬勃勃，开得忘了季节，她无数次暗暗庆幸，上天总算没有辜负她这个执爱为桨，泅渡岁月之河的女人。但不久，唐季珊与一个酒吧女郎打得火热的消息传来，王右家的心又碎了。她又一次踏上离家出逃的路。亲友们苦口婆心劝她，年已老色已衰，怎可如此任性，男人逢场作戏总是难免的，睁一眼闭一眼不就过了吗？何况，如果不甘心，你也可以他做初一你做十五呀，爱需要包容的！

爱需要包容，也包容背叛吗？她冷笑了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被亵渎的爱情，于她，是白袍上的黑污，是肉中的尖刺，是破碎一地的玻璃心，难再续。最终，她还是逃了，一个人流落异乡，晚境苍凉，潦倒病死。

爱情是人类最可贵的特权，如今已渐渐式微，那些一以贯之的爱情，成了稀有资源。世间，还有多少人如王右家般，视爱情为一生的信仰，又有多少人能将爱进行到底！